

發刊詞：從數位典藏到數位人文

本期刊名為《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由臺灣數位人文學會出版，是一本探討數位科技與人文研究相互關連性的專業期刊。本刊創立的宗旨在於促進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相關研究學者的討論和交流，並以成為引領數位人文研究的國際期刊作為期許。

數位典藏的優勢與限制

2010 年 3 月我在中研院的一個國際會議裡用「從數位典藏到數位人文」為題做了一個演講，從那時起到 2012 年 2 月的兩年間我也用同樣的題目在一些學校裡給過類似的演講，雖然每次演講內容多多少少都有些修改，但主題都是在呼籲臺灣的學界應該從熟悉的數位典藏框架裡邁入數位人文的世界。在臺灣，一般人對「數位典藏」這個名詞應該不陌生，不少本刊的讀者也應都曾經參與其中。國科會（今之科技部）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更是臺灣幾個大型的國家型計畫之中唯一與人文研究相關的。這個計畫自 2002 年啟動，於 2012 年底結束，產出非常豐富的數位化成果，並在這十餘年的計畫基礎上，持續交由各執行機構以不同的方式繼續運作。¹我那時所呼籲的，就是學界應該及早開始慎重的思考這些珍貴且豐沛的數位典藏產出的使用問題。在這裡我們說的使用並不是科技部念念不忘的文化產業的創意加值，而是如何將這些文化內容運用在人文研究的提升上。

運用數位資源從事人文研究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研究者早就知道要從資料庫中檢索自己研究所需，正如王泰升所言，資料庫與研究者的關係，便有如「你是我的眼」一般，為研究者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²然而，在臺

1 臺灣的數位典藏計畫最初名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由當時的國科會所支持。自 2008 年起，原本的計畫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結合，成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ELDAP）。

2 王泰升，〈數位化歷史資料庫與歷史研究——以明清檔案、淡新檔案、日治法院檔案等資料庫為例〉，收入項潔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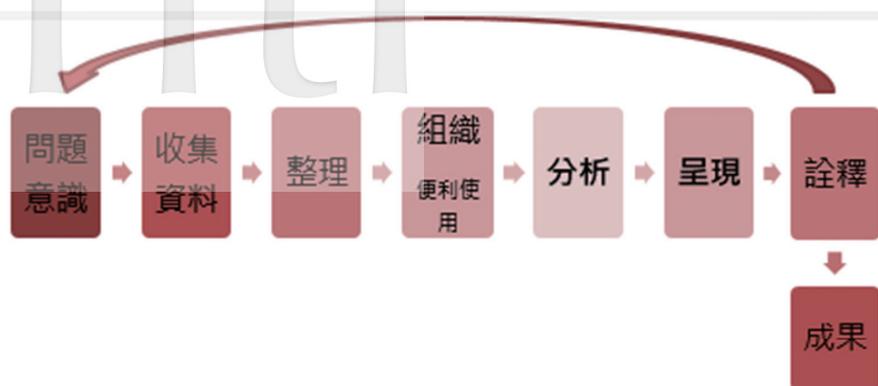
灣透過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及其他研究與典藏機構的數位化工作，在收集資料上往往是針對某一方面的資料做全面性的大量收集，然後透過數位化的手段打造數位典藏資料庫，供給研究者使用。但在全面性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其實並不具備任何的問題意識，而這卻是人文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分。加上資料庫並不是為個別研究議題而設計的，所以檢索出來的東西往往比研究者期待的還多很多；而傳統檔案檢索系統所強調的高求全率反而使得檢索成果摻雜太多的雜訊，使研究者無法掌握真正需要的資料，甚至從資料的匱乏轉為對巨量資料的無法駕馭，使傳統細緻型的人文研究方法無法承擔這麼多的訊息。

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

一位人文研究者在運用文本進行研究時，大致會經歷提出問題、收集資料與整理，對資料進行組織分析及呈現，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詮釋及轉化為研究成果等過程。

從建立問題意識開始，研究者對特定議題進行瞭解或提出自己的假設，然後在這個問題意識之下收集資料，尋找相關的書籍與文獻，並閱讀前人的研究成果。取得資料後，研究者再依據個別需要進行初步的「整理」，例如：在資料上標記出相關的重要名詞、畫下重點，並寫下簡短的標注、分類與評論等。接下來則回應問題意識開始「組織」資料，把相關的資料分門別類放在一起，以便於使用。閱讀資料後，對前階段所整理出的重點，進行「脈絡分析」，找出與問題意識的種種關連性，並繪製統計表、地圖、樹狀圖等「視覺化呈現」圖表來整理與分析。之後，研究者再基於問題意識以及資料分析與呈現的結果進行詮釋並產出研究成果（如圖 1）。這樣的流程並不是單線的，而是近乎一個研究的循環，透過分析觀察可能需要修改原來的問題意識，在詮釋的過程中逐漸深化問題意識而產出好的成果。³

3 項潔，〈檔案與數位人文：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檔案系統〉，《國史研究通訊》，13 期（2017 年 12 月），頁 160。

圖 1 人文研究的歷程⁴

數位圖書館（或數位典藏）對人文研究行為流程提出一種不一樣的策略，有鑒於數位化觀念與方法的興起，數位圖書館避開了特定的問題意識這一環節，而直接針對特定的史料（可能是特定類別也可能是某種檔案或素材）做大量而全面的搜集，然後透過數位化的手段提供研究者使用。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群體的力量與數位化，同時滿足不同研究問題對同類史料可能的需求。這種做法無疑對研究者收集資料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以前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才能找到的資料，現在通過數個簡單的檢索詞就能一網打盡。換句話說，數位圖書館在某種程度上，透過數位化和所建置的資料庫檢索系統，顯著的加強了研究者資料收集、整理和取用的便利性。

但是數位典藏雖然縮短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卻可能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研究者從數位圖書館中檢索到無窮無盡的資料，但這些資料許多可能是和研究者心裡的特定研究議題無關的，而如何去除大量不相關的雜訊或者從資料中看出脈絡就變成了一個難題。在這裡數位人文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除了提供資料外，數位人文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資訊工具來協助人文研究者進行研究歷程中的「脈絡分析」與「視覺化呈現」的需求，並跨領域的結合資訊技術與人文研究，建置符合檔案特性，以及研究者需求的數位人文工具。譬如透過數位工具的分析讓研究者可以鳥瞰式的觀察文本（或檢索成果），提供一個可以操作與解

4 項潔，〈檔案與數位人文：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檔案系統〉，頁 160。

釋文件脈絡的環境，讓文本的多重脈絡得以基於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以及判斷來呈現類別、時間、頻率、相關性，以及地理位置等資訊，並透過這些觀察篩選出與本身研究議題相關的文件、創造自己論述所需的脈絡，並在分析與觀察的過程中修正或產生新的問題意識，詮釋個人的研究成果（如圖 2）。因此，數位人文是將數位工具從資訊提供者的角色，進一步成為資料分析和觀察的夥伴；換而言之，就是從「你是我的眼」，進一步變成「你是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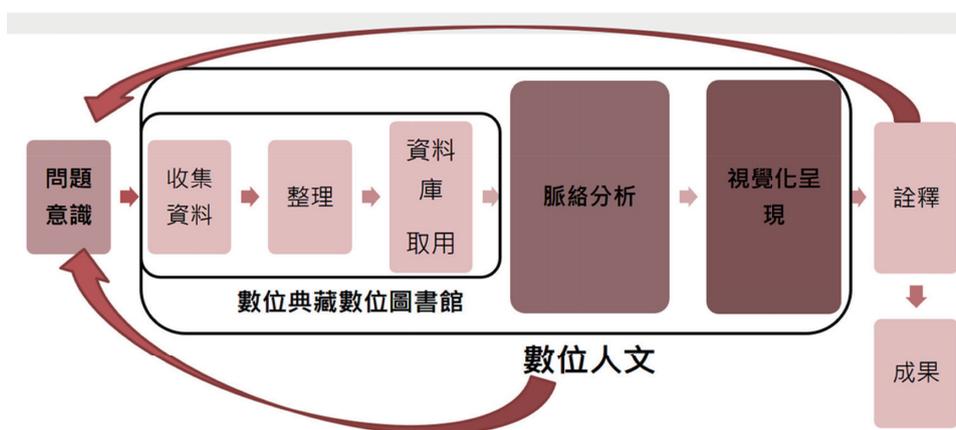


圖 2 數位人文協作下的人文研究歷程⁵

如何為人文研究提供更多對資料的探勘、分析與視覺化呈現的工具與能力，乃至提供一個人文學者和資訊學者，以及人與資料間互動的機制，即是當前「數位人文」所面臨的挑戰。所以，從數位典藏跨越到數位人文，不但意味著資訊技術與人文研究互動思維的提升，同時也反映出人文研究方法的更新，這也正是本期刊之所以命名為《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的原因。

新走向、新思維與新方法

本期刊徵集的論文可分為三大類別，彼此之間亦相互關連，分別是：「研究」、「觀點」，以及「工具」。研究類論文主要提供數位人文研究

5 項潔，〈檔案與數位人文：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檔案系統〉，頁 161。

學者將其藉由數位工具所獲致的研究成果予以分享，藉由研究成果的提出，更加堅實數位人文研究的方向與可行性；再者，有鑑於目前多數的研究成果都從數位人文自身發展的角度，去闡述數位人文該如何被界定，故而欠缺知識論的哲學視角。因此，觀點類論文主要將闡述數位人文學的學術思維，在數位人文的理論基礎上，提供更多思辨的園地；工具類論文將介紹新穎的數位人文工具、資料庫、研究平臺等數位資源開發的成果，以及這些工具可提供的研究方向。而這些數位人文研究資源的開發，又將成為研究者反思觀點、從事更多相關研究的起點，畢竟，真正詮釋問題的主導者還是每一位伏案疾書的研究者。

早在上個世紀末，由於數位技術的發展，數位人文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趨勢，無論數位人文研究機構的建立、相關議題研討會的舉辦，乃至於數位人文研究類的期刊也開始發行。從這些發展看來，不少的研究者試圖從理論、方法與應用等各個層面上來為數位人文尋找其研究上的優勢，並希望為這個新興的領域建立一套理論規範。本刊的創立即是對此研究浪潮的回應，期望透過本期刊所提供的場域，作為數位人文研究者發表和出版的正式管道，讓數位人文研究者能夠在此彼此交流，吸取新知，並分享研究成果。在數位科技與人文研究者的學術專業結合下，促使數位資源運用成為知識活化與創造的重要方法，帶動數位人文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項潔

2017年12月於臺大